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第三十三回 高亞白填詞狂擲地 王蓮生醉酒怒沖天

按：洪善卿、王蓮生喫酒中間，善卿偶欲小解，小解回來，經過房門首，見張蕙貞在客堂裏點首相招。善卿便踱出去。蕙貞悄悄地說道：「洪老爺難為耐，耐去買翡翠頭面，就依俚一副買全仔。王老爺怕個沈小紅，真真怕得無淘成個哉。耐勿曾看見，王老爺臂膊浪、大膀浪，撥沈小紅指甲掐得來纔是個血。倘然翡翠頭面勿買得去，勿曉得沈小紅再有啥刑罰要辦俚哉。耐就搭俚買仔罷。王老爺多難為兩塊洋錢倒無啥要緊。」善卿微笑無言，嘿歸座。王蓮生依稀聽見，佯做不知。兩人飲盡一壺，便令盛飯。蕙貞新妝已畢，即打橫相陪，共桌而食。」

飯後，善卿遂往城內珠寶店去。蓮生仍令蕙貞燒煙，接連吸了十來口，過足煙癮。自鳴鐘正敲五下，善卿已自回來，祇買了釧臂、押發兩樣，價洋四百餘元，其餘貨色不合，緩日續辦。蓮生大喜謝勞。

洪善卿自要料理永昌參店事務，告別南歸。王蓮生也別了張蕙貞，坐轎往西蒼芳里，親手齋與沈小紅。小紅一見，即問：「洪老爺哩？」蓮生說：「轉去哉。」小紅道：「阿曾去買嘍？」蓮生道：「買仔兩樣。」當下揭開紙盒，取翡翠釧臂、押發，排列桌上，說道：「耐看，釧臂倒無啥，就是押發稍微推扳點。倘然耐勳末，再拿去調。」小紅正眼兒也不曾一觀，淡淡的答道：「勿曾全哩呀，放來浪末哉。」蓮生忙依舊裝好，藏在床前妝臺抽屜內，復向小紅道：「再有幾樣末纔勿好，勿曾買。停兩日，我自家去揀。」小紅道：「倪搭是揀剩下來物事，陸裏有好個嘍？」蓮生道：「啥人揀剩下來？」小紅道：「價末為啥先要拿得去？」

蓮生著急，將出珠寶店發票，送至小紅面前，道：「耐看哩，發票來裏啲。」小紅撒手撩開，道：「我勳看。」蓮生喪氣退下。阿珠適在加茶碗，呵呵笑道：「王老爺來裏張蕙貞搭忒啥開心哉，也該應來喫兩聲閑話，阿對？」蓮生亦祇得訕笑而罷。

維時天色晚將下來，來安呈上一張請客票頭，係葛仲英請去吳雪香家酒敘。蓮生為小紅臉色似乎不喜歡，趁勢興辭赴席。小紅不留不送，聽憑自去。

蓮生仍坐轎往東合里吳雪香家，主人葛仲英迎見讓坐。先到者祇有兩位，都不認識，通起姓名，方知一位為高亞白，一位為尹癡鴛。蓮生雖初次見面，早聞得高、尹齊名，並為兩江才子，拱手致敬，說聲「幸會」。接著外場報說：「壺中天請客說，請先坐。」葛仲英國令擺起書面來。王蓮生問請的何人，仲英道：「是華鐵眉。」這華鐵眉和王蓮生也有些世誼，葛仲英專誠請他。因他不喜熱鬧，僅請三位陪客。

等了一會，華鐵眉帶局孫素蘭回來。葛仲英發下三張局票，相請入席。華鐵眉問高亞白：「阿曾碰著意中人？」亞白搖搖頭。鐵眉道：「不料亞白多情，竟如此落落寡合！」尹癡鴛道：「亞白個脾氣，我蠻明白來裏。可惜我勿做信人，我做仔信人，定歸要亞白生仔相思病，死來裏上海。」高亞白大笑道：「耐就勿做信人，我倒也來裏想耐呀。」癡鴛亦自失笑道：「倒撥俚討仔個便宜。」華鐵眉道：「『人盡願為夫子妾，天教多結再生緣』，也算一段佳話。」

尹癡鴛又向高亞白道：「耐討我便宜末，我要罰耐。」葛仲英即令小妹姐取雞缸杯。癡鴛道：「且慢，亞白好酒量，罰俚喫酒，無啥要緊。我說酒末勿撥俚喫，要俚照張船山詩意再做兩首。比張船山做得好，就饒仔俚；勿好末，再罰俚酒。」亞白道：「我曉得耐要起我花頭，怪勿得堂子裏纔叫耐『囚犯』。」癡鴛道：「大家聽聽看，我要俚做首詩，就罵我『囚犯』，倘然做仔學臺主考，要俚做文章，故是『烏龜』、『豬廬』纔要罵出來個哉！」合席哄然一笑。

高亞白自取酒壺，篩滿一雞缸杯，道：「價末先讓我喫一杯，澆澆詩肚子。」尹癡鴛道：「故倒無啥，倪也陪陪耐末哉。」

大家把雞缸杯斟上酒，照杯乾訖。尹癡鴛討過筆硯箋紙，道：「念出來，我來寫。」高亞白道：「張船山兩首詩，撥俚意思做完個哉，我改仔填詞罷。」華鐵眉點頭說是。於是亞白念，癡鴛寫道：

先生休矣。諒書生此福，幾生修到？磊落鬚眉渾不喜，偏要雙鬢窈窕。

撲朔雌雄，驪黃牝牡，交在忘形好。鍾情如是，鴛鴦何苦顛倒？

尹癡鴛道：「調皮得來！再要罰哩。」大家沒有理會。又念又寫道：

還怕妒煞倉庚，望穿杜宇，燕燕歸來杳。收拾買花珠十斛，博得山妻一笑。

杜牧三生，韋皋再世，白發添多少？回波一轉，驀驚畫眉人老！高亞白念畢，猝然問尹癡鴛道：「比張船山如何？」癡鴛道：

「耐阿要面孔？倒真真比起張船山來哉！」亞白得意大笑。

王蓮生接那詞來，與華鐵眉、葛仲英同閱。尹癡鴛取酒壺向高亞白道：「耐自家算好，我也勿管。不過，『畫眉』兩個字，平仄倒仔轉來，要罰耐兩杯酒。」亞白連道：「我喫，我喫。」又篩兩雞缸杯一氣吸盡。

葛仲英閱過那詞，道：「《百字令》末句，平仄可以通融點。」亞白道：「癡鴛要我喫酒，我勿喫，俚心裏總歸勿舒齊，勿是為啥平仄。」華鐵眉問道：「『燕燕歸來杳』，阿用啥典故？」亞白一想道：「就用個東坡詩，『公子歸來燕燕忙』。」鐵眉默然。尹癡鴛冷笑道：「耐啲來浪騙人哉！耐是用個蒲松齡『此似曾相識燕歸來』一句呀，阿怕倪勿曉得？」亞白鼓掌道：「癡鴛可人。」鐵眉茫然，問癡鴛道：「我勿懂耐閑話。『似曾相識燕歸來』，歐陽修、晏殊詩詞集中皆有之，與蒲松齡何涉？」癡鴛道：「耐要曉得該個典故，再要讀兩年書得哩！」亞白向鐵眉道：「耐勳去聽俚，陸裏有啥典故？」癡鴛道：「耐說勿是典故，『入市人呼好快刀』，『回也何曾霸產』，用個啥嘍？」鐵眉道：「我倒要請教請教，耐來浪說啥？我索性一點勿懂哉啲！」亞白道：「耐去拿《聊齋志異》，查出《蓮香》一段來看好哉。」癡鴛道：「耐看完仔《聊齋》末，再拿《里乘》《閩小紀》來看，故末『快刀』、『霸產』，包耐纔懂。」

王蓮生問竟，將那詞放在一邊，向葛仲英道：「明朝拿得去上來啲新聞紙浪，倒無啥。」仲英待要回言，高亞白急取那詞紛紛揉碎，丟在地下道：「故末謝謝耐，勳去上！新聞紙浪有方蓬壺一班人，倪勿配個。」

仲英問蓬壺鈞叟何，亞白笑而不答。尹癡鴛道：「教俚磨磨墨，還算好。」亞白道：「我是添香捧硯有耐癡鴛承乏個哉，蓬壺鈞叟祇好教俚去倒夜壺。」華鐵眉笑道：「狂奴故態！倪喫酒罷。」遂取齊雞缸杯首倡擺莊。

其時出局全：尹癡鴛叫的林翠芬，高亞白叫的李浣芳，皆係清信人。王蓮生就叫對門張蕙貞。豁起拳來，大家爭著代酒。高亞白存心要灌醉尹癡鴛，概不準代。王蓮生微會其意，幫著撮弄癡鴛。不想癡鴛眼明手快，拳道最高，反把個蓮生先灌醉了。

張蕙貞等蓮生擺過莊纔去，臨行時諄囑蓮生，切勿再飲。無如這華鐵眉酒量尤大似高亞白。比至輪莊擺完，出局散盡之後，鐵眉再要行「拍七」酒令，在席祇得勉力相陪。王蓮生糊糊塗塗，屢次差誤，接著又罰了許多酒，一時覺得支持不住，不待令完，竟自出席，去榻床躺下。華鐵眉見此光景，也就胡亂收令。

葛仲英請王蓮生用口稀飯，蓮生搖手不用，拿起簽子，想要燒鴉片煙，卻把不準火頭，把煙都淋在盤裏。吳雪香見了，忙喚小妹姐來裝。蓮生又搖手不要，歛地起身拱手，告辭先行。葛仲英不便再留，送至簾下，吩咐來安當心伺候。

來安請蓮生登轎，掛上轎簾，攔好手版，問：「陸裏去？」蓮生說：「西蒼芳。」來安因扶著轎，逕至西蒼芳里沈小紅家，停在客堂中。

蓮生出轎，一直跑上樓梯。阿珠在後面廚房內，慌忙趕上，高聲喊道：「阿唷！王老爺，慢點哩！」蓮生不答，祇管跑。阿珠緊緊跟至房間，笑道：「王老爺，我嚇得來！勿曾跌下去還算好。」蓮生四顧不見沈小紅，即問阿珠。阿珠道：「常恐來浪下頭。」蓮生並不再問，身子一歪，就直挺挺躺在大床前皮椅上，長衫也不脫，鴉片煙也不吸，已自鼾騰睡去。外場送上水銚手巾，阿珠低聲叫：「王老爺，揩把面。」蓮生不應。阿珠目示外場，祇沖茶碗而去。隨後阿珠悄悄出房，將指甲向亭子間板壁上點了三次，

說聲「王老爺困哉」。

此也是合當有事。王蓮生聲雖高，並未著聰；聽阿珠說，詫異得很。祇等阿珠下樓，蓮生急急起來，放輕腳步，摸至客堂後面，見亭子間內有些燈光。舉手推門，卻從內拴著的。周圍相度，找得板壁上一個鴿蛋大的橢圓窟窿，便去張觀。向來亭子間僅擺一張榻床，並無帷帳，一目了然。蓮生見那榻床上橫著兩人，摟在一處。一個分明是沈小紅；一個面龐亦甚廝熟，仔細一想，不是別人，乃大觀園戲班中武小生小柳兒。

蓮生這一氣非同小可，撥轉身，搶進房間，先把大床前梳妝臺狠命一扳，梳妝臺便橫倒下來，所有燈臺、鏡架、自鳴鐘、玻璃花罩，「乒乒乓乓」撒滿一地。但不知抽屜內新買的翡翠釧臂、押發，砸破不曾，並無下落。樓下娘姨阿珠聽見，知道誤事，飛奔上樓。大姐阿金大和三四個外場也簇擁而來。蓮生早又去榻床上掇起煙盤往後一擲，將盤內全副煙具，零星擺設，像撒豆一般，「豁琅琅」直飛過中央圓桌。阿珠拚命上前，從蓮生背後攔腰一抱。蓮生本自怯弱，此刻卻猛如虓虎，那裏抱得住，被蓮生一脚踢倒，連阿金大都關易數步。

蓮生綽得煙槍在手，前後左右，滿房亂舞，單留下掛的兩架保險燈，其餘一切玻璃方燈、玻璃壁燈、單條的玻璃面、衣櫥的玻璃面、大床嵌的玻璃橫額，逐件敲得粉碎。雖有三四個外場，祇是橫身攔勸，不好動手。來安暨兩個轎班祇在簾下偷窺，並不進見。阿金大默立一旁，祇管發抖。阿珠再也爬不起來，祇極的嚷道：「王老爺勳哩！」

蓮生沒有聽見，祇顧橫七豎八打將過去，重復橫七豎八打將過來。正打得沒個開交，突然有一個後生鑽進房裏，便撲翻身向樓板上「彭彭彭」磕響頭，口中祇喊：「王老爺救救！王老爺救救！」

蓮生認得這後生係沈小紅嫡親兄弟，見他如此，心上一軟，嘆了口氣，丟下煙槍，沖出人叢，往外就跑。來安暨兩個轎班不提防，猛喫一驚，趕緊跟隨下樓。蓮生更不坐轎，一直跑出大門。來安顧不得轎班，邁步追去。見蓮生進東合興里，來安始回來領轎。

蓮生跑到張蕙貞家，不待通報，闖進房間，坐在椅上，喘做一團，上氣不接下氣。嚇得個張蕙貞怔怔的相視，不知為了甚麼，不敢動問。良久，先探一句道：「臺面散仔歇哉？」蓮生白瞪著兩隻眼睛，一聲兒沒言語。蕙貞私下令娘姨去問來安，恰遇來安領轎同至，約略告訴幾句。娘姨復至樓上向蕙貞耳朵邊輕輕說了。蕙貞纔放下心想要說些閑話替蓮生解悶，又沒甚可說，且去裝好一口鴉片煙，請蓮生吸，並代蓮生解鈕扣，脫下熟羅單衫。

蓮生接連吸了十來口煙，始終不發一詞。蕙貞也祇小心服侍，不去兜搭。約摸一點鐘時，蕙貞悄問：「阿喫口稀飯？」蓮生搖頭。蕙貞道：「價末困罷。」蓮生點點頭。蕙貞乃傳命來安打轎回去，令娘姨收拾床褥。蕙貞親替蓮生寬衣褪襪，相陪睡下。朦朧中但聞蓮生長吁短嘆，反側不安。

及至蕙貞一覺醒來，晨曦在牖，見蓮生還仰著臉，眼睜睜祇望床頂發歎。蕙貞不禁問道：「耐阿曾困歇嘎？」蓮生仍不答。蕙貞便坐起來，略挽一挽頭髮，重伏下去，臉對臉問道：「耐啥實概嘎？氣壞仔身體末，啥犯著哩。」蓮生聽了這話，忽轉一念，推開蕙貞，也坐起來，盛氣問道：「我要問耐，耐阿肯替我掙口氣？」蕙貞不解其意，急的漲紅了臉，道：「耐來浪說啥嘎？阿是我待差仔耐？」蓮生知道誤會，倒也一笑，勾著蕙貞脖項，相與躺下，慢慢說明小紅出醜，要娶蕙貞之意。蕙貞如何不肯，萬順千依，霎時定議。

當下兩人起身洗臉，蓮生令娘姨喚來來安。來安絕早承應，聞喚趨見。蓮生先問：「阿有啥公事？」來安道：「無撥。就是沈小紅個兄弟同娘姨到公館裏來，哭哭笑笑，磕仔幾花頭，說請老爺過去一埭。」蓮生不待說完，大喝道：「啥人要耐說嘎！」來安連應幾聲「是」，退下兩步，挺立候示。停了一會，蓮生方道：「請洪老爺來。」

來安承命下樓，叮囑轎班而去。一路自思，不如先去沈小紅家報信邀功為妙，遂由東合興里北面轉至西蒼芳里沈小紅家。沈小紅兄弟接見，大喜，請進後面帳房裏坐，捧上水煙筒。來安吸著，說道：「倪終究無啥幾花主意，就不過閑話裏幫句把末哉。故歇教我去請洪老爺，我說耐同我一淘去，教洪老爺想個法子，比仔倪說個靈。」

沈小紅兄弟感激非常，又和阿珠說知，三人同去。先至公陽里周雙珠家，一問不在。出弄即各坐東洋車，逕往小東門陸家石橋，然後步行到咸瓜街永昌參店。那小伙計認得來安，忙去通報。

洪善卿剛窺出客堂，沈小紅兄弟先上前磕個頭，就鼻涕眼淚一齊滾出，訴說「昨日夜頭，勿曉得王老爺為啥動仔氣」，如此如此。善卿聽說，十猜八九，卻轉問來安：「耐來做啥？」來安道：「我是倪老爺差得來請洪老爺到張蕙貞搭去。」善卿低頭一想，令兩人在客堂等候，獨喚娘姨阿珠，向裏面套間去細細商量。

第三十三回終。